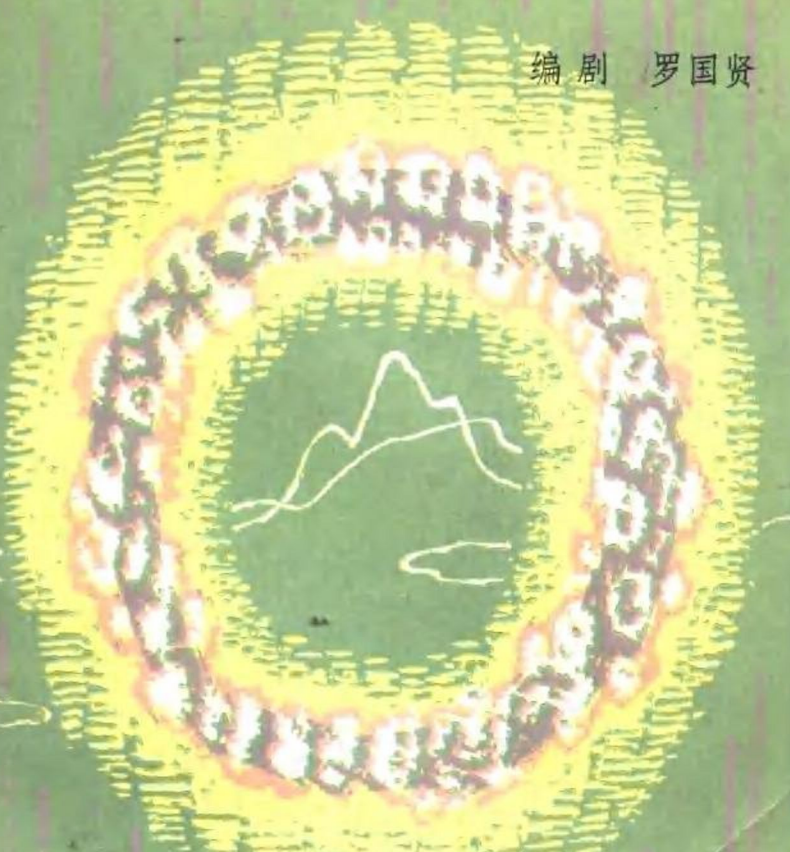


编剧 罗国贤



# 高山下的花环

河南人民出版社

# 高山下的花环

(多场次话剧)

根据李存葆同名小说改编

编 剧 罗国贤

责任编辑 韩光玉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75印张 64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统一书号10105·407 定价0.31元

## 人 物 表

梁三喜	某部九连连长	三十一岁
赵蒙生	九连指导员	三十一岁
靳开来	九连副连长	三十二岁
梁大娘	梁三喜的母亲	六十三岁
韩玉秀	梁三喜的妻子	二十四岁
雷军长	五十七岁	
北 京	真名薛凯华 雷军长的儿子	二十岁
吴 爽	赵蒙生的母亲	五十八岁
柳 岚	赵蒙生的妻子	二十三岁
段雨国	九连战士	二十岁
金小柱	九连通讯员	十七岁
胖 嫂	靳开来的妻子	二十九岁
高干事	团部报导干事	
杨排长、三班长、战士教人		

## 序

〔剧场里挂着“欢迎自卫反击战英雄模范大会”的红布横幅，演出开始前放送着山东沂蒙山区深沉质朴的民歌。一位部队或地方上的同志走上舞台，拍拍话筒，示意台侧校准音量，然后说：“同志们，现在请来自边防前线的自卫反击战一等军功章获得者、战斗英雄、模范指导员赵蒙生同志作报告，大家欢迎！”鼓掌。

〔主题音乐起，赵蒙生整装端服，精神奕奕地走上，向观众庄重地敬礼，那位介绍的同志退下，音乐声逐渐隐去。

**赵蒙生**（真挚地）同志们，战友们，我够不上战斗英雄的资格，更当不起模范指导员的称号，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我不过是让军长和战友们骂上战场的“懦夫”而已！如果说我还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子孙，那是烈士们用鲜血净化了我的灵魂。在自卫反击战的前前后后，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才至今未离开边防前哨。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倒可以把那段经历讲给你们听听。

事情还得从一九七八年初秋，我在家里探亲休假的时候说起……（隐去）

（一）

〔一九七八年初秋，某大城市赵蒙生家的客厅。客厅的陈设颇为讲究，但并不华丽。落地的钢窗上挂淡蓝色的绸帘，一侧的墙上有一本年历，另一侧放着玻璃橱，橱顶放着一个铜质的毛主席半身塑像，两旁各有一盆吊兰，兰枝纷披下垂，橱里陈设着瓷器的茶具和奔马、雄鹰等件。客厅中后方有一套黄色的皮沙发，两个小沙发之间的茶几上摆着一个醒目闪亮的四喇叭收录机，大沙发旁边是一个深紫色灯罩的立灯。

〔幕启，正是午后三、四点钟的时候。未曾见人先闻笑声，稍顷，穿着颇为入时，长得又很俊俏的柳岚轻盈地跑上。她身材适中，由于业余爱好文艺，动作和表情，有时就不免夸张些。大概是因为从小受到娇惯，活泼的性格里夹杂着任性。今天她游兴未阑，随手打开录音机。赵蒙生跟上，放下手里拿着的军帽和肩上搭着的军衣，似乎有点心事地翻弄着日历。他很英俊，剑眉大眼，身腰挺拔。从外

表上看。是个年轻有为的军人。可惜的是，年纪刚三十出头，身上却已微微发胖，眼神有点懒洋洋的，脸色也过于丰腴白净了。

柳 岚 蒙生，家里没人，再学学“迪斯科”吧。想起刚才舞会上你那军事操典式的舞步，我就想笑……不能老让朋友们说我们是“土八路”、“下里巴人”啊！（见赵蒙生未答，回过身来）你又怎么啦？

赵蒙生 岚岚，我已经超假七天了。

柳 岚 急什么！我开学还不是快一个星期了。

赵蒙生 你现在是大学生，我还在部队，不一样。

柳 岚 （得意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两张小纸片）有了这个，哪儿都一样。

赵蒙生 病假条？

柳 岚 嗯。我是流行性感冒，你是流行性感冒引起的高烧，假期半个月。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

〔柳岚拉着赵蒙生在沙发上坐下，她发现茶几玻璃底下的一张照片。〕

柳 岚 这张照片又放在这儿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赵蒙生 笑什么？

柳 岚 我看见你这张小时候的照片就想笑！土头土脑的样子，还跟这乡下女人和她的孩子照在一起——

赵蒙生 那是我大猫哥和他的妈妈……

柳 岚 我知道。可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爹妈没儿子，

把你要来的呢。蒙生，把这照片收起来吧！

赵蒙生 我爸爸不许。

柳 岚 （嘲弄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赵蒙生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心不在焉地站起来，踱了几步，叹气）唉！

柳 岚 又怎么啦？

赵蒙生 虽然有病假条，也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又去翻日历）这种扳着手指过日子的探亲假，真叫人扫兴！

柳 岚 （站起来走到赵蒙生身边，热切地）蒙生，调回来吧！朋友们都说，穿“黄皮”吃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看你干脆申请转业，脱军装……

〔吴爽拎着提包上。她穿一件黄呢军上衣，上面没戴红领章，下身着一条淡灰色的毛料裤。从她的眼睛可以知道她是一个机灵聪敏的人。可是因为上了几岁年纪，身体胖得似乎已经有点臃肿。平时因为冗务缠身，显得神态疲惫。只有在她激动的时候，说话、动作干脆爽快，还能看出一些当年驰骋战场的女战士的气概。〕

赵蒙生 不。脱了军装回来我不愿意，再说，爸爸也不会答应。咳，妈妈不知怎么搞的，对我的调动老是不起劲！

吴 爽 好了，好了，别怨天尤人了。（把提包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

柳 岚 （关上录音机）妈妈。

吴 爽 （向赵蒙生）你调回来的事，总算有门路了。

柳 岚 （高兴得拍着掌跳起来）太好了！

吴 爽 说我不起劲，真是天知道。你应该明白，为了岚岚上大学的事，你们军后勤部医院闹的风潮还小啊！我总不能火上再去浇油吧。

赵蒙生 （急切地）妈，我什么时候能调回来？

吴 爽 不会再拖了。你还记得那个绰号叫雷神爷的雷叔叔吗？

赵蒙生 记得。他原来是我们那个军的军长。

吴 爽 对啦。他复职的任命已经下来，还是去你们那个军。我得知这个消息，马上给他挂了个电话，他说先到总参报到，接着就来我这里。可能一会儿就到。

柳 岚 妈，你没在电话里跟他提把蒙生调回来的事？

吴 爽 看你急得火烧眉毛似的！

赵蒙生 （高兴地）岚岚，你放心，这种事妈跟他打个招呼准行。妈救过雷叔叔的命，日本鬼子清剿的时候，妈是从死人堆里把他背出来的。

柳 岚 真的？！（撒娇地伏在吴爽肩头）妈妈，你真伟大……妈妈，最好请那位军长写张条子，让他们把蒙生的关系转来，行李运来，省得蒙生来来回回再跑那几千里路……

吴 爽 这些都是小事，再说吧。（拿过提包，边打开边说）当妈的总是想着你们，可你们还在背后抱怨我……（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进口照相机）蒙生，



给!

赵蒙生 呀! (高兴地接过照相机,爱不释手地抚弄着)

“欧林派司”,日本最新产品!妈,要一千多吧?

吴 爽 嗯。谁叫我只有你这么个宝贝儿子呢。这还是托人在侨汇商店买的。

柳 岚 (半开玩笑地)妈,你就想着蒙生……

吴 爽 (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套尼龙袋装的女西服)还能忘得了你,拿着。

柳 岚 (拿着西服,欢喜地看着,然后逗趣地向吴爽一鞠躬)谢谢——妈!

〔三人都笑起来。门外小汽车声,赵蒙生走到窗前张望。〕

赵蒙生 (欣喜地)妈,来了!雷叔叔来了!

〔吴爽欲迎出,雷军长上。他是一个久经沙场和磨难的老军人。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在他身上留下创伤,十年内乱的雷电风霜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头发和两鬓已经灰白,两眼却炯炯有神,锐利得好象会看透他所注意的人和事。坚毅的嘴唇,透出他嫉恶如仇、热情似火的性格。虎背熊腰,走路阔步有风,好象急着要把该干的事一口气做完,他心里才舒坦。〕

吴 爽 老雷!

雷军长 吴大姐!(立正敬礼)

〔两个老战友经历劫难,久别重逢,心情格外激

荡，半晌说不出话来，只见泪水在眼眶里转动。稍顷，吴爽上前紧紧握住雷军长敬着礼的右手。

吴 爽 你看你——！（热情地拉着雷军长）蒙生、岚岚，快叫雷叔叔。

赵蒙生  
柳 岚 雷叔叔。

雷军长 嗯，都长这么大了。

吴 爽 老雷，坐，坐。

雷军长 吴大姐，你请先坐。

吴 爽 从哪里学来这套礼节？

雷军长 恩人嘛，要不是你吴大姐当年从沂蒙山战场的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雷某这一套礼节还学不到呢。

〔赵蒙生笑出声。〕

雷军长 你笑？还有更好笑的事呢！你妈妈把我背出来以后，安置在一个山洞里，为了躲过鬼子的清剿，她扮成个假小子，还推了个大光头！（大笑）

吴 爽 还提那事儿干啥？

雷军长 （豪爽而诚挚地）有恩不报非君子，我雷某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你这女中豪杰！

吴 爽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老雷，抽烟。（递烟给雷军长）

〔赵蒙生为雷军长点烟。〕

雷军长 （指着赵蒙生）长得跟老首长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象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在哪个部队？

吴 爽 就是你那个军，在军机关当摄影干事。这几天回来

放假的。

雷军长 好嘛。（走到赵蒙生面前，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  
这么说，咱们俩今后要经常打交道的。蒙生，大叔  
姓雷，绰号——

赵蒙生 雷神爷！（在雷军长的感染下流露出一点孩子气来）

雷军长 唔，我这个脾气……你以后可得包涵着点喽！（用  
手指点了点赵蒙生的鼻尖）

〔众笑。〕

雷军长 吴大姐，我那老首长呢？

吴 爽 （感慨地）他啊，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个零头数在  
家就算好的了。把这个家往我身上一撂，什么事都  
得我一个人操心！要不是过去一些老战友、老部下  
照应，我还真应付不过来呢。你爱人好吗？

雷军长 还可以。就是这“发动机”（指指心口）经常有点  
故障。

吴 爽 心脏不好？

雷军长 嗯。

吴 爽 （诚意地）让她上我这儿来休养。军区的医务部  
门，我说话还算个话。你那宝贝儿子呢？

雷军长 在北京部队当兵。

吴 爽 还姓他妈妈的姓？

雷军长 嗯。总算是有了点长进，跟我比过去亲近多了。

（笑）不象小时候，看见我就瞪眼睛。

吴 爽 你啊，就是管得太严嘛。告诉我他部队的番号，北

京部队，我熟人多……

雷军长 不，不……

柳 岚 （端茶给雷军长）雷叔叔，请喝茶。

雷军长 谢谢。（向吴爽）这是你第几个姑娘？

吴 爽 她是蒙生的媳妇。

雷军长 （拍拍脑袋）嘿！老糊涂了。（向柳岚）在地方上工作？

吴 爽 上军医大学。原来也是你那个部队的。

雷军长 哦。

吴 爽 推荐出来的时候，要是你在的话，也不至于费那个九牛二虎之力了。

雷军长，大姐，你这可是开我的玩笑了……唉，事情也真凑巧，我到总参报到的时候，他们转给我一封群众来信（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里说，我们后勤部医院有人提干靠关系，上大学走后门，还说什么，这根本不是德才与智慧的选拔，而是权力与地位的竞争，言辞尖锐得很哩！

〔赵蒙生与柳岚对视一眼，神色有点慌张。〕

吴 爽 （略感紧张）说的是谁？

雷军长 没有指名道姓。写信的人也没有具名。（把信摊在吴爽面前）这股风是该刹一刹了！

吴 爽 （松了一口气）是啊。不过法不治众。如今搞这种名堂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把信递还雷军长）

雷军长 那就从头做起，从我们做起吧！（收起信，看表）  
吴大姐，我该告辞了。

吴 爽 吃了饭再走。多年不见，我们还有不少话要说呢。

雷军长 闲了这么些年，一想起部队，归心似箭呀！来日方长，吴大姐。（立正、敬礼）

吴 爽 你就是这个性急火燎的脾气，就不能改一改啦！

雷军长 （风趣地）谁叫我姓雷呢，雷厉风行嘛。（与赵蒙生、柳岚握手，欲走）

〔赵蒙生和柳岚以焦急的目光看着吴爽。〕

吴 爽 老雷，你等等。我还有一句话……（犹豫不决地）

雷军长 吴大姐，你说吧。

吴 爽 你看看，蒙生还是块材料吧？

雷军长 将门虎子，子承父业，当然是块材料。

吴 爽 我怕他老是挎着照相机，东游西荡的，成了个自由兵！

雷军长 （笑）要我整他，还不容易？！只要你吴大姐舍得。

吴 爽 我想……

雷军长 你说吧，吴大姐。

吴 爽 我想让你把他下放到连队去锻炼锻炼。

〔赵蒙生和柳岚想不到吴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又是惊愕，又是气恼。〕

雷军长 真的？

吴 爽 你和老赵，哪一个不是从连队里跌打滚爬出来的？！

雷军长 （激动地）对呀，吴大姐！真不容易，几十年来你本色不变！

赵蒙生 （着急地）妈！

吴 爽 你少说话！

雷军长 对这些小家伙，就得逼一逼！叫他们到下面摔打摔打，才练得出好筋骨。

吴 爽 雷神爷，这就说定了！

雷军长 说定了！

〔吴爽送雷军长下。赵蒙生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柳 岚 妈妈是怎么搞的，叫你下连队，这不是帮倒忙吗！

赵蒙生 （摇头叹气）唉！

〔汽车声远去。吴爽上。〕

吴 爽 干什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赵蒙生 （气呼呼地）妈！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的？你不帮我往回调就算啦，还把我往泥坑里推——下连队！

柳 岚 妈妈，我们还年轻，结婚不到一年，象这样的日子……（抹泪）

吴 爽 是年轻，太年轻了，不懂事！你们听雷神爷那口气，能从他眼皮底下无缘无故的把蒙生调回来吗？

赵蒙生 那你也不该要我下连队呀！下连队，下连队！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吴 爽 你一定要去！（缓和了一下口气）到了下面，象你这样一级的干部往外调，他这个当军长的，能管得

了那么多吗？

〔赵蒙生懵懵懂懂地瞪着眼睛。〕

柳 岚 （领悟了吴爽的用意）我知道了。直线走不通，搞曲线调动。妈妈真有办法！

〔赵蒙生会意地点了点头，脸上漾出了笑容。〕

（灯暗）

## （二）

〔半个多月以后。黎明前。高山下，溪水边。某部九连驻地的靶场。〕

〔高昂激越的冲锋号音，随着响起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

〔一线曙光照着连长梁三喜魁伟挺拔的身躯，一看就知道是个“肩能扛山，腿能蹚河”的大汉子。一米八十左右的个头。黝黑的长方脸膛有些瘦削，带着憨气的嘴唇厚厚的，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眼睛老是睁得大大的，带着笑意，对人流露着善良、宽厚质朴的感情，可是他那粗壮有力的手臂和形如芭蕉叶大小的手掌挥动起来却是十分坚决果敢，颇有斩钉截铁的风格和气质。他穿着一身因为经常跌打滚爬而打着补丁的军装，但仍然给人以

整齐端庄的印象。现在，他站在小山坡上，举着指挥旗，果断地命令着：“卧倒！射击！”接着传来连珠般的枪声……枪声停息，稍顷，他高喊：“三班长，验枪”（幕后战士报告验枪完毕……）

〔灯渐亮。远景的高山晨雾缭绕，好象一层随着微风飘荡的白色细纱。山上的枫树经霜以后，正是“枫叶红似二月花”。一弯溪水从山间蜿蜒曲折奔突而来，流过九连驻地靶场附近。溪边一块石头旁插着一面小红旗，这是靶场的警戒标志。〕

〔值星排长靳开来跑上。靳开来是炮排排长。给人的印象似乎他是一个一点就着的炮筒。可这只是他性格的表象。别看他胖墩墩的，长得有些粗鲁，言谈也不文雅，却十分幽默诙谐和风趣，和他待在一起，总使人笑声不断。别看他心里有窝火的事，经常发个牢骚，但决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得不到满足，而是对他周围上下的某些事看不惯。有着一身过硬的军事技术，他什么话都敢说。对战士他严格要求，有时还骂骂咧咧的，但从心底里对他们充满着感情。全连他最佩服梁三喜，觉得只有连长最贴心最理解他。〕

靳开来 报告连长，一排射击完毕。二十一名优秀，七名良好，三名及格。战士段雨国，八发子弹只打了十七环！（又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

梁三喜 嗯。我去看看。（从土坡上跑下）



〔战士甲、乙上。段雨国斜挎着枪跟上。他是个典型的还没有经过部队生活磨练的城市来的新兵。一脸的聪敏劲儿，可就是干什么都凭兴趣。长长的头发从军帽下面露出来，走路也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战士甲 （故意回头看了段雨国一眼）新兵老秤砣，每次打靶都拖班里的后腿！

战士乙 就是嘛，这种人还算个兵，脸皮比地皮还厚。

段雨国 喂，你们嘴巴干净点。（毫不介意地坐在溪边的石头上，往水里扔着小石子）不就是飞了几发子弹嘛，老子不在乎。

靳开来 （一听这话，心里就有火。）段雨国！

段雨国 到。（头也不回）

靳开来 （克制着）子弹打完了？

段雨国 嗯。（仍然背对着靳开来）

靳开来 （讥讽地）你可真能啊！八发子弹打十七环，还满不在乎！我看你是老鳖爬陡坡，越爬越往下掉！

段雨国 （有点生气了，回过头来）炮排长，请你骂人讲点艺术好不好？！

靳开来 艺术？咱靳开来不懂那玩意儿！

段雨国 就是嘛，我看你身上压根儿没半点艺术细胞，（嘟囔着）全身都是地瓜干子味。

靳开来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段雨国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你炮排排长能拿我一排的段